

· 特稿 ·

论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的世界视野*

田鹏颖

[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哲学创造。这一世界观以更加高远的历史站位、更加宽广的世界视野、更加深邃的战略眼光，通过科学认知中国式现代化纵横鉴别人类现代化版图，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方位；通过批判审视西方现代化，深刻反思西方现代化历史进程及其文明特质，揭露资本逻辑宰制下西方现代化难以开创出人类新文明的深刻根源；通过理性观察南方国家现代化，总结南方国家现代化正反两方面经验，为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选择现代化道路提供实践智慧。只有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进行中国式现代化、西方现代化、南方国家现代化的现实比较，创造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才能为摆脱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困境指明新方向。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 唯物史观 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① 其中，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是中国式现代化“六观”的根本，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哲学升华，通过本体论与方法论的辩证统一，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认知坐标与实践准则，从根本上统摄并整合了价值观、历史观等维度的理论创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哲学自觉。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学理基础，站在世界历史制高点，通过审视中国式现代化、西方现代化、南方国家现代化等世界现代化基本图谱，形成了对现代化世界或世界现代化的总的和根本的看法。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理性审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向世界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逻辑，以及引领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新趋势的中国特色，从而客观确证“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世界观研究”（24&ZD025）的阶段性成果。

①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

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①。中国式现代化因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中国特色，在人类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确立了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世界观的观察现代世界的不同视角、不同方法、不同境界。

一、批判审视西方现代化的文明悖论

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审视“开创”人类现代化先河的西方现代化。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叙事是一部资本逻辑主导的野蛮扩张史、掠夺史。自工业革命肇始，以蒸汽机为标志的技术革新、产业变革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催化下，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物质生产方式，而且通过资本增殖的内在驱动，将工具理性与商品拜物教渗透至社会各领域。这种以资本主导的现代化发展逻辑，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孕育并生成了“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的深刻矛盾，从而使人的劳动异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最终陷入“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②的现代性困境。

（一）资本逻辑的文明张力

在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视野中，资本逻辑的根源可追溯至封建社会末期欧洲商品经济的萌芽。西方封建社会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孕育出资本野蛮的扩张性和掠夺性的发展逻辑，并成为西方现代化演进的最大动力，时至今日依旧深刻地左右着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文艺复兴运动通过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推动了欧洲社会的思想解放与科学进步，同时伴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发展，在14世纪至15世纪的意大利等地孕育出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焕发了新兴资产阶级这一新生社会力量。随着16世纪欧洲商业革命的兴起，通过海外贸易和殖民掠夺积累原始财富，货币逐渐转化为资本。毋庸讳言，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在人类现代化的进程和图谱中确实作出过历史性贡献，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发展和现代文明的进步。但是，“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③，绝不是“田园诗般”温和的面貌。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时期，机器大生产使资本与劳动彻底分离，劳动者被迫出卖劳动力以换取工资，资本通过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实现增殖。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④，其根基是控制社会生产资料，核心是占有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到19世纪末，随着垄断资本崛起，资本逻辑开始突破经济领域，并以金融为中介深入政治权力领域，从而使资本成为支配一切

① 习近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求是》2025年第1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2页。

的社会力量，起着统摄社会资源配置、决定文化价值取向和塑造现代社会运行轨迹的重要作用。21世纪的今天，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以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为核心技术的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新的文明发展动力，其影响深度必将超越以往历次工业革命的总和。

这种资本统治秩序和现代化资本逻辑的确立，根源于宗教和思想变革的双重推动。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启蒙运动用理性打破传统道德，将“自由”简化为市场交易的自由，将“平等”简化为契约形式的平等，以服务于资本扩张的社会需求。这种双重改造扫清了封建制度的历史障碍，“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①。资本通过这种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征服，建立起以追逐利润为核心的社会治理秩序，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掌控。资本逻辑加速了西方现代化进程，突破了封建经济制度的桎梏，开启了永无止境的扩张之路，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部对外残酷掠夺、剥削的野蛮史。资本追求利润增殖的本质与西方现代化追求市场最大化、生产力无限扩张的内在统一，使资本扩张成为现代化最大的动力，从而让西方现代化打上了深刻的资本烙印。

（二）西方现代文明的现代性悖论

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肯定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贡献，特别是肯定思想启蒙、制度创新、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等为人类文明发展注入的强大动力，但同时也深刻洞悉了西方现代文明自身难以克服的现代性悖论。

如前所叙，西方现代化的思想根基可追溯至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启蒙运动。“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等新思想为现代政治体制的构建提供了理论支撑。16世纪至17世纪的科学革命推动了科学方法取代传统经验主义，成为技术进步的核心动力。这些思想解放运动不仅重塑了欧洲社会的文明理念，而且为全球现代化提供了思想保障。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通过君主立宪制，确立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早期模板；美国1787年宪法以“三权分立”和联邦制设计，首次系统实践了权力制衡理论，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范式；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催生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极大释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西方现代化通过多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彻底改变了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蒸汽革命通过机械化生产瓦解了传统农耕文明，为世界带来新的生产方式和城市化浪潮；电气革命凭借能源网络与交通体系重构了时空秩序，使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成为可能；信息革命则以数字技术突破物理边界，推动社会进入虚实融汇的智能时代，科学技术开始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发现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悖论：“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②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对资本逻辑支撑的西方现代文明的历史悖论的深刻揭露和批判，仿佛指称的不是19世纪资本主义现代化繁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3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0页。

荣遮蔽的历史窘迫，而是天才地指明了21世纪资本主义现代化给人类文明蒙尘的时代境遇。显然，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呈现了深刻的二律背反，使当今资本主义国家陷入激烈的社会冲突和治理困境。资本逻辑的扩张与工具理性的宰制，成为人类系统性社会危机的深层根源。科学技术虽然助力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走向世界，但无法破解数字鸿沟的现代性困境、无法摆脱技术理性对人的全面支配的社会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演进，宣示了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发展瓶颈和治理效能弱化的深层根源。

（三）西方现代文明的内在矛盾

在人类文明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性矛盾已从经济领域扩散到整个社会。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却使人在异化劳动与生态灾难中陷入难以摆脱的病痲。西方现代化的历史雄辩地证明，资本逻辑背后的西方现代文明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内在顽疾，导致人的异化、劳动本质异化以及历史发展严重失衡，最终必然引发全面的现代性危机。

其一，自然资源已沦为资本增殖牺牲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自然降格为有用物，通过商品化、货币化实现资本积累。在这一逻辑主导下，森林、矿产、水源等自然资源都被转化为生产要素，其价值只体现在能为资本带来多少利润。马克思曾经揭露，“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①。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②

其二，社会纽带已被金钱关系所撕裂。当货币关系取代传统宗法伦理，并成为维系人际交往的核心纽带时，看似自由的竞争秩序实则演变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③。这种物化机制使得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尖锐化，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最终造成“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现实困境。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指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④。这种恶性循环暴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根本冲突，以及资本运作规律导致的社会发展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冲突和危机中人被迫沦为工具，每个人都将他人视为手段，人与人的关系彻底沦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其三，文明关系已扮演国家对抗角色。西方现代化通过建构“文明优越”的话语体系，将现代性标榜为人类现代化的唯一形态，试图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把西方现代文明视为世界的优等文明。西方这种话语霸权将非西方文明贬斥为亟待改造的对象，迫使多样化的文化基因屈从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9-56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

于单一文明叙事的支配。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资本扩张具有“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①的内在冲动。资本在全球扩张时不断“抹平”文化差异，既加剧了不同文明体之间的价值冲突，又历史地制造了文明冲突的现代性困境。

西方现代化危机的本质在于资本扩张的本性——既创造了空前繁荣，也埋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西方“历史终结论”的破产，本质上是资本逻辑“普世性”神话的瓦解。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不仅提供了走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阴霾的思想锁钥，而且历史地证明了现代化可以拥有多元形态。当人类站在文明的十字路口时，这种卓越的东方智慧让现代化重新成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积极确证，而非资本异化的悲剧史诗。

二、理性观察南方国家现代化的时代空间

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把中国式现代化、西方现代化、南方国家现代化作为当今世界现代化的三个基本形态。深刻比较发现，全球南方作为发展中国家地缘政治的集合体，已经成为国际秩序演进的重要主体，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处于内生发展诉求与外部环境约束的动态平衡之中。南方国家正通过路径创新突破“中心-边缘”结构束缚，这种实践既非对西方模式的简单模仿，也非封闭排异的文明对抗，而是在自主性建设与文明对话的张力中，将文明多样性转化为现代化进程的内生动力，为人类现代文明图谱贡献区别于“华盛顿共识”的可替代性方案。

（一）南方国家现代化的纠结

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南方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始终面临着结构性困境与历史性机遇的双重境遇。西方资本主义扩张所构建的“西方文明优越”的旧秩序，使南方国家长期陷入依附性发展窠臼。然而，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东升西降”大势逐渐清晰，南方国家正通过南南合作和文明自觉，逐步突破西方传统发展模式的历史性限制。

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演进的历史中，资本作为一种世界性存在，其增殖逻辑必然突破地域限制，将一切民族卷入西方现代文明旋涡。新航路开辟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通过原始积累，将南方国家地区纳入附庸性发展轨道，形成了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的结构性从属的历史性纠结。资本主义国家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兴起，用新经济纽带将南方国家地区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由此导致后者经济上形成了固化的产业链锁定效应，政治上遭遇制度性权力排斥，文化上造成建设范式冲突，导致西方现代性话语霸权不断消解本土文化主体性，使南方国家形成“越发展越落后”的逻辑怪圈，其现代化步履维艰。

21世纪以来，金砖机制推动南南合作向产业链深度整合转向，数字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加速技术要素的南向流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等制度性突破，使南方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获得前所未有的作为空间；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颠覆性技术的代际跨越，更使部分南方国家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数字经济领域实现发展。南方国家正在改写现代化进程中“依附性发展”和“边缘性发展”的历史方位，深度冲击了长期既成的人类现代化发展结构。

（二）南方国家现代化的祛魅

在当代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全球南方国家正经历着历史性转型。随着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的推进以及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全球南方国家逐步摆脱传统依附性发展模式的束缚，呈现出自主性发展的新态势。

其一，经济领域呈现跨越式发展特征。南方国家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的比重显著提升，数字经济规模持续扩大，新兴经济体实现绿色制造与智能升级，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正培育具有内生增长动力的新型市场体系。这种由区域性产业链向全球创新网络的深度嵌入，打破了传统国际分工中的等级化结构，逐渐形成更具弹性的经济生态圈。

其二，国际治理体系经历结构性重塑。金砖国家将投资重心向清洁能源与气候韧性项目倾斜，突破了传统多边机构的贷款条件限制。在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中，构建起更具包容性的合作框架。

其三，技术革命启动发展范式跃迁。全球南方国家在清洁能源、生物科技等前沿领域展现出独特创新活力，正在颠覆“引进—消化”的传统技术扩散理论，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创新方法论。

其四，外向型发展体系特点明显。在全球现代化浪潮中，南方国家面临自然资源匮乏、国内市场有限、产业升级困难等严峻挑战。特别是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难以预测。世界各国应以更加开放的发展姿态，拥抱现代化的更多可能，以重塑经济全球化时代南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新范式。

（三）南方国家现代化的觉醒

长期以来，一些西方现代化理论将西方经验普世化，将南方国家贬斥为“未开化的他者”和“贫穷”“落后”的代名词。这种错误观念不仅遮蔽了非西方现代文明的独特价值，更通过文明冲突、文明优劣的奇谈怪论实现了西方话语体系的文化垄断。全球南方国家正在基于自身国情自主性实践探索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这种探索既是对“西方中心论”的认识论反思，也是对多元现代性的理论重构。南方国家通过发展符合自身文明特质的现代化理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重塑着现代化知识体系，而且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全球南方国家的觉醒，本质上是文明话语的竞争。

其一，重建自主知识体系。全球南方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认知迷思，摆脱对西方现代化叙事的路径依赖，侧重挖掘本土文化中的发展智慧。当前以西方为中心的理论体系无法匹配南方国家本土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无力解决南方国家本土现代化发展的问题，因此，无法成为闪烁着实践光辉的时代理论。南方国家从自身实际出发，超越西方现代化知识体系，在多元对话中建立更有包容性和生态智慧性的知识体系。

其二，探索差异化发展道路。在新兴技术领域，全球南方国家正以独特发展路径缩小与发达

国家的差距，展现出科技跨越式发展的现实可能。南方国家侧重关注自身现代化启动与发展的初始条件，努力寻求差异化发展道路的主体性根基。

其三，重构制度性权力。全球南方国家正通过治理议程的创造性转化，强化构建多边协作机制，促进国际规则制定权的结构性调整和优化。

世界南方力量正在通过“南北对话”“南南合作”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形成一股强劲势头，助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全球南方的现代化突围本质上是人类文明从“独白”走向“合唱”的历史大势。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为全球南方国家走出“现代化的迷思”照亮前路，证明了后发国家完全可以在自主性与开放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辩证统一中，走出一条超越依附、彰显尊严的新路。这条新道路的开拓，既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更需要深邃的实践智慧。

三、科学透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动愿景

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从人类文明演进逻辑出发，在比较视域下发现中国式现代化是全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恩格斯关于“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①的论断，揭示了人类文明本质上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其发展程度映射着社会有机体整体结构的演进水平。现代化的演进过程是人类文明不断形塑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质是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在21世纪的具体实践与时代升华。

（一）从必然到自由的飞跃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从人的发展状态视角，将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人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和“自由个性”三大历史形态。当西方资本主义深陷“物的依赖性”阶段无法自拔时，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以警世的历史自觉性，在人类文明新的十字路口开辟出一条新路。这条新路既非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简单否定，亦非对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的机械复制，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激活了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时代魅力。西方现代化以“资本积累—贫富分化”为铁律，将人的价值异化为商品交换的附庸，成为物的奴隶，“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②。人只是作为抽象力量的存在，降低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而资本却是具体的，人依附于资本而存在，使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陷入资本主义特定社会条件下的对抗困境。因此，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普通劳动者创造了无可比拟的物质财富，却无法在此岸生活中享受到作为人而存在的应有尊严。

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释放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能；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通过三次分配制度、公共服务均等化，将资本增殖的“必然性”转化为共同富裕的“自觉性”，使普通劳动者从“工具人”转变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主体与受益者；通过完善民生保障，将提高人民群众现实生活水平、实现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出发点和基本归宿。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秉持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本质属性和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始终朝着惠及14亿多人口的现代化目标迈进。这充分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价值尺度始终是“现实的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点，更是创造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实验场，标注了人类描述、表达、叙说世界现代化的一次伟大“术语革命”。

中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还面临很多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和亟待解决的难题，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处理都还处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但是，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把握，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维度考察，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对创造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已经实现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历史性飞跃。

（二）从应然到实然的转变

立足于21世纪，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发展鸿沟不断拉大，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冷战思维阴魂不散，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唯有实现对资本主义文明逻辑的超越与社会主义文明的创新发展，才能深刻回答“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共同发展”等一系列世界现代化之问。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基于这样的问题面向而推进，致力于创造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已经成为人类现代化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其具有破除西方现代化“宿命”迷雾的底气、重塑现代化发展新格局的信心。中国式现代化构建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在全面把握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中呈现独特的现代化图景，在应答“世界之问”中供给中国智慧，从而为世界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作出原创性贡献。

理论对实践的规范、引领和指导，从根本上说是这个理论所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规范、引领和指导。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对现代化世界、世界现代化的批判反思，实际上是基于理论建构的“应然”向实践创新的“实然”历史转变大势的哲学把握。世界现代化追求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物质至上还是物质精神协调发展？竭泽而渔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赢？照抄照搬他国模式还是基于自身国情自主发展？所有这些问题都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框架下作出回答，高下立判。但如何实现从“应然”向“实然”的历史转变，世界瞩目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

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在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视野中，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政党要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顺应人民对文明进步的渴望，努力实现物质富裕、政治清明、精神富足、社会安定、生态宜人，让现代化更好回应人民各方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既增进当代人民福祉，又保障

子孙后代权益，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秉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在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视野中，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的特殊实际，呈现本国特色。发展中国家有权利也有能力基于自身国情自主探索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共同绘就百花齐放的人类社会现代化新图景。

树立守正创新意识，保持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性。在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视野中，世界各国政党面对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情况新挑战，必须敢于担当、勇于作为，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破除体制机制弊端，探索优化方法路径，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为现代化进程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活力，在不断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努力中推进人类社会现代化。

弘扬立己达人精神，增强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在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视野中，任何国家追求现代化都应该秉持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走共建共享共赢之路，努力让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坚决反对通过打压遏制别国现代化来维护自身发展“特权”。

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正是在“应然”价值追求与“实然”实践路径的辩证统一中，呈现出当代中国破解世界现代化难题的根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在世界范围内构建了一种超越西方现代化“资本至上”的叙事范式，创造了以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为旨归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有效化解了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多重矛盾，既系统解决了现代化进程中复杂问题的治理难题，又通过符合历史规律的发展路径实现了对人类社会形态的创造性拓展，为全球文明进步提供了兼具实践价值与理论深度的中国方案。作为开放演进的文明体系，人类文明新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光辉照耀下持续发展，既坚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又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在历史主动精神指引下不断开辟文明新境界。

（三）从封闭到开放的转折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和持续推进，今天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朝着更加开放、高质量开放方向发展。然而，如何把握开放发展的历史大势、如何增强开放交流的历史主动，已经成为摆在人类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

中国式现代化始终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的“批判的武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不仅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武器的批判”，更在文明对话维度开创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人类文明发展、创造新空间。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理论根基，在把握文明演进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充分承认不同文明“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色彩差异”^①的内在规律，创造性地构建了基于普遍规律与特殊实践相统一的文明交流互鉴体系，又在方法论层面实现了三大突破：在价值向度上，确立文明多样性的本体论地位，将文明差异性视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必然呈现；在实践向度上，创新文明互鉴机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94页。

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构建起基础设施联通、产业链协同、文化交融的立体化合作架构；在治理向度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形成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并得到世界广泛认同的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践方案。

人类社会现代化史的实践已经证明，从西方的“文明”本性上就无法形成真正的共同体，无法回应人类社会延续性发展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对人类文明发展新秩序作出理论判断和实践回应。文明是不分高低、没有优劣的。人类应当在文明平等的基础上“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①。在文明交流中拥抱更为广阔的时代，在文明互鉴中吸收更多积极因素，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充分释放和展现中国的大国魅力、大国样子，为人类社会破解发展悖论、超越治理困境，提供了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效度的新思维，这就是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这就要求以更宏大的视野超越狭隘利益，以更开放的胸襟拥抱文明多样性，为人类文明谱写新的篇章。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是对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哲学立场的时代回应。它既是对资本现代性危机的历史性回答，又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当代探索；既包含对普遍真理的坚持，又彰显特殊道路的信心。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当下，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鲜明的实践品格和开放的世界胸怀，为人类破解发展困境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只要我们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坚持人民至上、独立自主、守正创新、立己达人，我们就能为人类现代文明新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更大力量。

(田鹏颖系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杨彬彬]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6页。